



弘扬传统 关怀当下

为什么要重构《论语》

【大众讲坛】

来山东讲孔子,是需要一点儿勇气的,站在这个讲台上,我还是很紧张的,因为在座的有那么多学者、那么多专家,但只有在山东,在这个地方,才有那么多对孔子和《论语》有热情的听众。感谢主办方使我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编写《新论语》时的一点心得。

《新论语》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新论语》是一部重构的经典。首先它就是《论语》,它全部的内容都来自《论语》,没有一字一句的增删。那么《新论语》又新在哪里呢?新在它全新的结构。我们知道,同样的内容在不同的结构里会呈现出不同的意义来,当你把《论语》放在一个全新的结构中,你看到的就是一部《新论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说这是一部重构的经典。

那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重构《论语》呢?原因是阅读的障碍。大家知道,我们读《论语》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一种散乱之感,篇目之间、章句之间没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当然,有的学者不赞同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论语》的结构之所以如此设置是另有深意的。这一点,暂且不论,但是,《论语》结构上的散乱,是很难否认的。

《论语》结构上之所以散乱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论语》其实是一部未经孔子本人审阅也未经后人很好编辑的著作,它更像是孔门弟子课堂笔记的集合,更准确地说不同弟

子、不同时期、不同笔记的集合。我们在《论语》中看到的,既有孔子之语,也有弟子之言,有子贡、曾子、有子的语录,在后面《子张篇》,更有子张、子夏、子游的言谈。这些内容显然是未经孔子本人审阅的,而且在论语中有不少章句是重复出现的,这也是这部书未经后人很好编辑的一个例证。

其实,我们看到的《论语》——今天看到的这个版本——成书于汉代,是汉代张禹根据齐国、鲁国两国儒生,靠师仗口授相传的两个本子合二为一整理成书的,文献的真实性不容怀疑,但是它未经很好编辑也是一个事实。

当然,今天我们重构《论语》,并不是为了阅读的便利,如果是简单出于阅读的便利,做一些章句的分类、主题的归纳,也就可以了。重编《论语》,重构《论语》,为的是能够让《论语》以孔子思想内在的逻辑更好地展现孔子的思想。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重构《论语》?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就是说他的思想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他所说的一切都围绕这个核心。《论语》虽然散乱,孔子的思想并不散乱。关于孔子思想的核心,今天大家都比较有共识,这便是“仁”。因此,《新论语》以“仁”为核心概念,作为全书的起点,以孔子思想的内在逻辑,重新解构了《论语》的全篇。令人惊奇的是,在没有增一字一句的情况下,

□钱宁

《论语》展现出了全新的面貌。

所以《论语》的重构,就本质而言,是一种解构——将文本系统地拆散,然后重新解构,使之展现出文本原有的含义。重构的过程充满了挑战,《论语》拆散以后,500多章句怎样重新结构起来?每一句怎么样置放?哪一句放在前面?哪一句放在后面?这中间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颇费思量与斟酌。不过,如同见证奇迹一样,这500多章句,当你试图以“仁”这个核心概念把它们重新组织起来,它们就像漫山遍野的散兵游勇一下子找到了主帅,立即重新集合,找到了各自位置,重新又形成了一支阵容严整的军队。

总之,重构之后我们会发现,《新论语》变成了一个论述“仁”的专著,什么是仁,它的内在含义,它呈现的形态,它外在的形式,求取的途径,践行的方式、案例的说明以及天下归仁的天命。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重构《论语》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意义也很简单,就是为了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够读懂孔子,《新论语》有主题,有论证,有逻辑,有层次,有案例,几乎无须烦琐就能读懂,让孔子思想的逻辑性和深刻性能够从文本中直接呈现出来。正是为了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够读懂孔子,我们也出了《新论语》的英文版。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30周年和“大众讲坛”举办8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选录时有删减)

齐鲁晚报

B05-B07

星期一

2014.3.31

青末了

思想光华

文字魅力

【经典新读】

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胡适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条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地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是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作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儿,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注:本文节选自胡适著《四十自述》,标题为编者所加)

■推荐语

这篇文章所用的标题是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评价母亲对其影响的一句话。对于3岁丧父的胡适来说,母亲的重教、宽容、克制、顾全大局等美德,对胡适的影响至为深远。胡适本人也在书中说:“如果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爱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吉祥)

【百家之言】

《红楼梦》读不下去是读书人的耻辱

文学经过思维、想象,通过语言、阅读主体,获取阅读信息的合作创造出另一个世界。如果连这点累劲儿都没有,连看看精彩的字句都感到疲劳,那我们的精神生活就完蛋了。精神养料如果都从100多字的微博上来,我们的智商会降到什么程度!我们要坚持深度阅读,坚持对语言文字的喜爱和悟性,坚持语言文字的艺术。如果说到了今天连《红楼梦》都读不下去,是中华民族读书人的耻辱。——王蒙(著名作家)

“中国梦”可溯源至儒家

两千多年前,儒家提出的公天下和家天下的社会理想是中华民族伟大而悠久的梦想,这种古今中华民族的共同之梦才是真正的“中国梦”。“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儒家文化中对“中国梦”定义的准确追溯。儒家思想影响中华民族至深,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起着巨大的作用。中国梦与儒家文化关系至为密切,研究二者关系定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新的内容。——周桂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尊古崇雅能产生引人向上的文化力量

雅俗的分别,会因时代的变迁微有不同。昔之靡靡之音,可能会成为今之大雅正声。比如在唐五代两宋,词是俗的,但到清代以后,词就是雅的;在明代,昆曲是俗的,到清代就是雅的;京剧在晚清民国是俗的,到今天就是雅的。雅一定是指超越社会多数人的欣赏水平,只能为少数人欣赏的东西。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才有向上的可能。

——徐晋如(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郑板桥教弟“须刻刻去薄存厚”

□戴永夏

【名人家训】

郑板桥是我国清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也是一位清正廉洁、关心民生的地方官员。他的知名,不仅在书画、诗词等方面的卓越成就上,也在刚正、狂放的人格魅力上。此外,他以传统美德教兄弟的事迹,也足堪称道。

郑板桥对兄弟的教育,有许多都写在他的家书中。其中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处世做人。

在郑板桥看来,做人要厚道,对人要宽容;要时刻心存善念,与人为善。他在家书中这样告诫其弟郑墨:“吾辈存心,须刻刻去薄存厚……”(《焦山双峰阁寄舍弟墨》)他还以买墓地为例,进一步说明为人厚道之可贵:他父亲生前曾想花12两银子买下一块墓地,但因墓地中有座无主孤坟,买下后就得挖掉。为避免挖人家的坟墓,他父亲就放弃了。可他觉得这块墓地自己不买,别人就会买去,那样孤坟仍保不住。为此,他决心将这块地买下来,以后埋葬他们夫妻俩,那座孤坟也留着与他俩

为伴。同时还立碑告诉子孙后代,这座孤坟今后也不能挖,每年清明节还要祭拜,并立下规矩,百世不变。

作为一名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郑板桥一向关心百姓、乐善好施,也以此教育子弟。他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中告诫弟弟,要“敦宗族,睦亲姻,念故交”,“相顾相恤”,就是说自己富贵了,还要帮助别人,和乡邻团结友爱。这方面他也有言有行:在山东范县做县令时,他让前去探望他的弟弟带着他的俸禄,回家一分送给生活困难的乡邻:“汝持俸钱南归,可挨家比户,逐一散给。南门六家,竹横港十八家,下佃一家……皆当有所分惠。麒麟小叔祖亦安在?无父无母孤儿,村中人最能欺负,宜访求而慰问之……”其余邻里乡党,相顾相恤,汝自为之,务在金尽而止。”在潍县做县令时,他也年年捐钱回家,救济族内的穷人。他的这些善行,对子弟、对他人,都起到很好的表率作用。

在郑板桥身上,还有着一般封建官吏缺少的民本思想。他的这一思想,也用在对于弟的教育培养上。他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说:“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愚兄平生最重农夫”。因此他告诫其弟,要尊重农民、关心农民,与他们平等相处,以礼相待:“新招佃地人,必须持之以礼。彼称我为主人,我称彼为客户,主客原是对待之义,我何贵而彼何贱乎?要体貌他,要怜悯他;有所借贷,要周全他;不能偿还,要宽让他。”他甚至不希望子孙高官厚禄,而是当一名普通农民:“不愿子孙将来能取势位富厚……愿子孙为农家子,安分守己……”(《潍县署中寄内子》)在“官贵民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社会,能有如此高的觉悟,实在难能可贵。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济南出版社编审)